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一百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書牘三十首

袁使君

始聞及瓜而代其來徐徐境内幸得依歸雖加一日愈於已竊計直指君東行部信人猶將惠顧新都不腆承筐篚得躬布庭下近聞得代伊邇或不遑東用是紹介故吏周學易待命前驅特申一念之敬不佞家食久矣無能一致殷勤惟老公祖尌之非之毋以下體而捐棄之則盛德事也春和載道恨不能附晨

鳳俱翔柱石之軀萬倍珍重臨書無任瞻戀高明鑒之

陳孝廉季迪

公家兩世高義得之季弟仲嘉仲嘉籍附通家請僕爲長者立傳僕領之久矣坐病因循玆奉足下咫尺書將以尊使推尊歸美齋盥數十百言重以筐篚充庭方物希有先之以季弟申之以石交即僕有胃無心寧自絕于世德砥筆屬草越宿乃成自知取辦倉皇百不得一未嘗不兢兢然惕栗栗然惡也自昔閩公仲尼而下吾道卒歸于南閩海之濱蔚爲鄒魯比

年作者萑葦中原南國聞其無人今之代興寔惟足
下由是袞然首舉高跱著作之庭九萬圖南薄剛風
而上矣李山人直指足下心事不以一日易三公幸
而黃髮在堂初度伊邇將倍公車令取道新都願籍
不馴之辭歸而上壽僕聞之悒悒殊有後言自昔千
里神交無庸面命且弇州業已爲長者壽僕於壽毋
何辭斯文在茲良時不再上之潤色　帝業下之貽
親令名則足下今日事也芻蕘可擇疇曰不然絳帖
亦附片言託以不朽事玆偶屬近體以當贈言石刻
四篋侑之均乞一眄季弟相從碣石庶得席地談天

凡百願言諧矢可達匆匆不具

又

足下間世希有三覽德而三不儀羽族紛紛大羅氏奚取丹山伊邇顧猶一息鳳皇臺適青鳥下雲間得啓一箋一紀行篇一剛風之末即一毛而五色章焉彼其爲腹背毛無庸三百六十數也墓文授備書者昔有誤今正之足下不暴其瑕將甚懸于珉琰堂名他雕取節爲奇本之敬仲之占奇而法矣誠懼方命綴若干言爲銘儻然不遺幸及葑菲願作丞相斯篆鐫之堂皇乃若以畸名齋居然大雅竊欲易齋以含

庶幾古意新聲不依寧爲惠施無爲王倪敬不須心以對家弟不羈其游汗漫南征或未必果果則勝游禹金神駿無雙翩翩佳公子也今所持論得一當足下乎其未邪國士皇皇即著作論思非巷舌則橋足不朽之業孰爲政其惟葬布乎哉足下勉之九苞千仞何有

胡元瑞

足下歸娶後太原公請急還婺江入秋欲弔琅邪蹢蹢中止冬則仲淹亡矣竟爽成言頃從哀戚中卒卒報訃諸不及詳茲承橋梓通家繭念九地溫辭厚幣

既吊且傷讀肩頭詩一字一淚即死者猶可作也謂生者何亡弟遺草仲嘉收拾之顧散失者多什不得一未及卒業有事大梁于其歸乃可程督耳行狀二册附上尊翁計得一將不佞將微惠作者異日者申之樂府漸成千古絕倡豈惟當世即六朝以下則其無人不佞願爲多財守矣

劉少司成

季兒無競得從弟子末行大宗師乎而化翼而飛非直以謦欬啓之以煦嫗之而已既聞毋疾請急歸寧幸而子舍即安嘗嘗故業顧耳希譽欸目逖儀刑有如

窮子無依莫爲適主若在羽毛百蟲二靈歸麟鳳而守其宗得心師矣不佞未及陳謝徂冬適有母弟之喪獻歲仲春乃始卒哭適門人丁惟勝受業門下敬附咫尺申之丁生經術故疏其人馴雅即不必爲圭璋爲瑚璉庶幾乎珞珞璪璪間近喪室人未有息子程期既迫未及繼室而行儻于告例無違凡百乞從寬貸季兒乳臭未敢唐突奉書不佞爲之專達高明鑒之

余學士

乳臭兒始勝衣幸得以縫掖上謁乃勞辟咡頫首而

詔之歸則而述其詳盡視之猶丈人烏也頃辟雍虛席者再褎然當太史公已而一起里居一召方伯遜與德者左鞴計貂傳再世公方有事高禖假以優游帝鄉麟之趾且振振矣適門人丁生入大學敬問起居玄鳥之祥此其時也不佞惟多男子是上幸寄好音丁生馴雅不羣惟及門爲汲汲亡弟七年之疾若艾焉能及之藐焉一孤始揔角耳太史公撫念疇昔寧無一酸鼻耶蕪狀附呈他日將徵惠作者不朽另布

張少宰

仲冬屬舍弟代謁不意留滯金陵踰月次滁前驅微至于時氷雪載道相待浹辰正月生明始自滁發計上旬入大梁矣宰公履吉當在仲春日幾幾望家豈子歸傾耳待命舍弟固不當北或以改轅而南乎海陽丁生惟賜亦門下士茲入太學誠願紹介而見之謁君此生經術故疏第孳孳好古其人醇雅不作俠少游宰公先後大宗師未見若弗克見蓋知所嚮往庶幾可與進者哉敝集梓之南中此生兄弟與有力矣不佞將有事校定或以微服一行儻乘閒可相聞願作十日布衣飲幸毋為它人物色乃可耳

陸信卿

自居堊室以來十年謝客余使將命未達無亦應門者失之吳太學留滯南都歷三時而始通咫尺頃脊命嚴瀨惜未得長者俱天喪斯文元美即世僕非其倫也寧詎以生必當桓文章景南疏請　建儲　世廟覘其專政非有所受一鳴驚人其時僕與元美同朝蓋見而知之者也方元素傳僕采故實于其慈孫即有溢辭直過聽耳昔嘗造履足下芒芒然合異爲同顧以疏節而博名言令人釋慙而傳喜色集草百二十卷梓之金陵懼加塗炭于赫蹏第藏之蔀屋而

巳徂冬喪我仲氏卒哭未及浹辰猥蒙存問及之譏

燔書以告地下長者富有著作得之篇目爲詳聲詩

猶清廟朱絃不求合于里耳彼其端冕惡用齊竽爲

哉當世博學弘詞胡元瑞其人也且與長者同里愼

毋以其嘐嘐也者而少之

張中丞

告歸于今再歷九年之耕疾苦哀傷老奄奄至矣自

任疏節竿牘不入都門丁元父令海陽善不佞兄弟

元父有懷鄉國跂望君子之居旁索里言以當衆籟

其時宰公方提熱柄寧詎以炙手恩高門卽咫尺未

通非自絶也家第七年之病倏爲陳人殞猶在堂今始卒哭備在宿昔赦附以聞島夷先聲庭方上變不佞猶談虎也聞之懼然幸而秉鉞專征乃屬方召憑軾入境閩海不波即干羽無所用之何論尊俎不佞去閩滋久罪狀彌彰仰藉寵靈爲之一洗閭幕下吏具在葭莩偶發一介南行謹布狀脩問比年兵食不足夷虜生心謀國者自皇無所藉手重以國本未建人言未從有杞一人其憂不細乃若格君心定國是宜莫如宰公二郊九廟有將有屬矣不佞𡺎嵫日也坐盡如馳願從野老歌舞太平即煦沫皆

汪洋也三神山在望不盡願言

郭使君

不佞釋閩事歷九年者三釋邦政相别都門歷九年者再吳從事將命來覿情見乎辭其情肫肫其辭韡韡凡諸契闊爽然如内熱之飲氷重以承筐即百朋不啻也既發二游草亦猶垂棘之璧合浦之珠瑯琊二美云亡虎林繡虎炳然變矣徵序首簡其何敢辭適有期之喪近始卒哭聞以大閱即主乃復移官計倌人業已東行茅致報書東武從事則以受成守下無寧將事不終暨子相望于途所不共命者非禮也

顧不佞無能揄揚萬一而徒託諸空言計從事將自閩奏之以節鉞賁謹布狀陳謝東帛未將直以新都盜邇海濱尚胥後舉島夷睥睨海外閩當其衝卒然傳之殆難撲滅使君行矣得無失塞翁馬乎南北紛紛兵食不足汗衣蓐食狼顧不遑草莽之臣天佚以老此支離者所爲攘臂也使君能以裏言信之乎秋以爲期將胥命西湖之上茲未可以更僕數也

黃全之

自長郎歸僕幸無恙仲淹七年之疾業已痰癃入春則喑冬十月竟不起僕如廢一手一足可勝痛哉兢

焉一孤年僅十二凡諸情狀已屬梓人備在遺家敬
以代計孔懷之戚迄于卒哭而淚不乾僅託閉戶著
書強以自遣全稾已刻之白下計散佚者什之三少
加芟夷得四十冊蓋詩文具是已幸天爲之痛疾不
復求全是秋計可畢工或乘便卻寄叟春秋幾及大
耋自今幸無苦心元敬故有冠軍功無祿即世聞牝
雞亦斃祿產竟攫不貲故大司馬爲胄子訟之有司
終莫與角僕欲銘墓下之石胄子所狀者未詳須求
舊者請　郵于朝卒未見邸報豈本兵吏易乃復寢
邪長郎閒居似當程督諸孫力學此恢復大計安事

毛雖仲嘉方在金陵將服賈以糊其口謝潘燕游廢業不屑以原壤叩之季兒能讀父書其治博士家言可一屬目有子而掛懷抱彭澤不足于杜陵叟有問則言及之僕亦不自知其賢愚也徂冬郭使君問遺至矣乃今已從量移李本寧復中人言吾黨併東高閣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信也叔曉墓志銘亦且入集叟寓夏卿啓事併封家報中值太函掩關一人竟投之市初不欲發既閱其封則角損矣中有汪司馬三字乃發之其一寄仲淹則掩泣而焚之殯門孤子不知所謝僕爲之併致區區長郎幸同覲坐冗不另啓

周使君

方景眞入蜀削牘敬問起居居頃之喪我弱弟即景眞姻人也七年之病畜艾無功溘露先秋遺我若枯樹耳藐孤未及五尺垂𦖑無遺以此與哀遞踊遞仆蜀道踔遠即景眞不及聞不佞西嚮明公不敢以訃茲布狀一帙情見乎辭近得驛書則明公亟除目矣蜀方有急詎能奪神武師弟邊圉紛紛東南很顧御席黃陵白帝之靈可以久假禁中拊髀謂四方何中和樂章聲聞四達聞此中蟻附者衆豈有虞氏有擅德邪昔云周之士貴審所尚何如耳敝同年王按察

天爵其弟天能居蜀四十餘年忠信公平卒以此起
富華戎歸之如流水卒以長者長之之人也躬行若
齊魯不爲曲儒氣節若劇孟季心不爲豪俠庶幾乎
一聞人也雅慕使君高義願得以野服及門明公爲
百谷王即行潦無所擇彼濺濺者則清流也無寧距
之即椎少文視虛文無當者賢矣先是有以僞書見
察鄉人固多不情自今願燭照之即咫尺書真贗立
辨矣裏言具在副簡願爲忠臣不腆附申伏惟鑒入

李大宗伯

辛卯至日季弟由大梁入京師紹介待命南宮先以

尺一適大司成轉南少宰彊之俱南迄今留白下未歸盖歷三時矣適門人吳文龍以援例出門下今就季弟取原封專達之時事紛紛非草莽臣可待綫頗幸而相公在事庶幾静正而上弗知吳生受知於舊令尹公遇之國士要之高視豪舉殆亦魯之狂與相公孳孳作人願得置之鼓鞴時禁方厲無庸山人此非其流也高明一見决之

董使君

郡中得計目千里震驚即龜筴不能豫謀離朱不能逆覩矣莫非郡也主者獨求備于新都即往者未必

無瑕又何求多于楚要之新都何負它郡楚何負新都頃部使者過太函不佞私叩其故直云議從中起外不與聞居無何彈事出矣顧敝邑甘棠如故旁縣或不背然自簡閑出海陽夫有所入之也時方多事自二千石以上任愈益難自今勇退急流先登彼岸是日天放信吾所之不佞故倦游直以鴻溝盟楚越耳西面嚮往殊切介豎于敬問起居從劉山人聞家君義甚高函中之約能不爽否不腆爲當暑進扇頭二律情見乎辭均乞鑒納

丁元父

閒君侯以計殿非不佞所敢知夫荒可非夷可涸而海陽不可激江夏不可排乃今倒置逆施殆將覆皇天而戴后土竊惟受計在　當宁主計在阿衡上之爲聖明爲正直無論已要以掌計在考功匡計在司直是皆爲莫逆爲大同稽民譽按程書並章較著彼諤諤者何所藉口訛訛者何所求疵異聞何聞獨見何見夷光待字越宿而爲無鹽必不然矣不佞屢中多口卽徧心無所尤今茲憤惋不平亦猶乎三代之直道也斯時　國本未建國是未東國用日朘國威日損必得夫通方特達之士庶幾有瘳始而激旣而

排誹其與我不吾知其亦已苟余情其信芳三閭先得此心矣頃積頭還報微問廬居則授館于隣授餐于市由此而享黃髮何以爲貧不佞聞之楚有隱君子翛然與鳥爲群毳毛可溫餘粒可飽不佞鶉居鷇食率用其言待河之清人壽幾何亦惟自適其適而已自今以往第刳心而游物之初褒足而游方之外巢由稷契均之無負虞虞惟君侯審所尚耳適人之適且不暇而況役人之役乎哉不盡願言具在三劄

又

昔歲孟冬無祿仲淹即世翦我手足不啻剚刃于其

躬撫之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嫠人恤緯垂橐無遺不
佞斂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不遺餘力孤嫠從
其遺命歷三歲而後業衰時日坐馳業巳閱歲之半
君侯撫之若父兄刑之若師友迄今不敢以計廡毋
傷長者心不佞爲之狀情見乎辭願呈一覽君侯祥
矣大事既襄出而爲汗漫遊扁舟乘輿東下不佞方
有剞劂之役秋入金陵儻然肯來胥命燕磯牛渚死
生契闊當爲慷慨悲歌何主臣西望夏門有如赤子
之慕慈母頃之失恃遲遲其行君侯亟稱程子堪輿
始封樹而當此阸之人也或亦高談雄辯闊千事情

願折其衷毋令吊詭者塗吾耳目狂言不損不佞願
綜核之

徐使君

君侯馬首東矣不孝丧我先公毀瘠不勝力疾以當
大事十年在疚一息僅存聞君侯移浙以西計相密
邇可卜良覿頃復自齊奔楚將出墓室而別菟裘歲
月不居丘木拱矣乃今為鴻鵠舉也矰繳安施不孝
固信潭潭者何所不容區區或以出木驚人耳亟欲
私布負病未能干時　主憂國慮中外狼顧江湖廊
廟君侯其或未忘東山出雲蒼生日幾幾望之矣垂

天之翼自今無礙扶搖願決培風寧終以六月息也
屬何主臣入郢紹介起居往屬丁生作繪事十二章
副東山圖以酬夙昔扇頭二律情見乎辭不腆附中

均乞炤鑒

李本寧

大司成取道大梁謹布狀專達頃之喪我弱弟皇皇
然如三年喪藐焉一孤未及五尺家徒四壁一無所
遺不佞斂之殯之卜宅厝之卜兆葬之盖不遺餘力
矣孤既即次仲嘉始入大梁聞分部徙江西不啻二
年鍾惑仲嘉未及稅屨公已奉檄而南計目下中原

復掛多口芒芒宇宙即一良史不能容不佞故非漏心聞之怏怏即吾曹不能一舉千里寧能局趣效牛馬走耶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公家龍德當如此矣屬何主臣入郢代訊起居敝集梓之金陵入秋竣事今之玄晏非公而誰外亡弟狀併上之徼惠一覽不腆另布均乞鑒存

汪績谿

市南拜君侯之辱重以羔鴈先施將戒將而後叩閽人懼馬首東矣于時面謝不敏心嗛嗛不自安既聞再駕入郡中再謁而再不及私欲布者迄今未將屬

諸宗有事宗盟不佞叨承載筆之役出舍于野欲伺
行色而無繇茲介舍弟縣諸生汪道暉待命宇下不
腆具在專狀伏乞闇人與進之凡諸晤言尚須特達
邸舍乃今未敢唐突高明察之

彭侍御

君侯執簡立朝本之正直忠厚法言以定國是巽言
以格　君心古稱骨鯁之臣有犯無隱于是乎一覯
第量而後入疇昔盖嘗丁寧願毋相忘則亦不佞所
爲納忠者也頃銓曹檡楚材甚亟舉國將屬季公季
公既請告歸翩翩乎鴻鵠舉也求忠於孝季公以之

移孝爲忠則君侯事也實授定矣不知按部何方倘准浙鹾臺幸而得借一在舊部一在隣封日幾幾然望大澤之將至也此中恪守畫一儼若蕭曹是歳歳入升平雨暘時若君侯所留也苐盜賊奸宄間或陸梁視昔震慴天威彼一時也頃吳田父北上附之片言訃彼取道陽城未及專達劉使亦復留滯今始與急足俱行冐暑而徒即秋毫不能附秋七月許仲次還京同行者吳生與之連袂吳生爲不佞内經當以不腆紹介代申不佞郊居輯近屬譜此時重聽愈甚目視漸昏去國垂二十年時事人事視昔遠矣向承

下問請以臆對具副簡中覽畢澉之毋令人謂老秃翁猶喜獵也

張真人

不佞得請終養翁始入　朝往歲法駕過新都不佞越在草莽即以凡夫而慕大道如不遇何惟翁佩玉承家秉樞庇國神明之胄　天帝之師自敝邑望玄都僅咫尺耳疇昔載馳閩海三歷信州翹首上清不容跬步比年家食日狎黃冠將為采真之遊一叩持教之主第行年六十有八詎能借翼而圖南玆戒蒼頭一伸悃欵屬舍親有懇副簡代申其私不腆戔戔

用代羔鴈伏惟鑒之

龍君御

季年喪我仲淹犖然待盡屏居深僻曠歲逈不相聞昔也不聰今復害視猥云夸父無及虞淵比來元父陸沉本寧引退吾黨阨矣宰公棲棲鼓篋直以爲吏隱也者而安之比及三年不失一彈博士循資遞轉不失一尚書郎盈科則行習坎則止固其所也頃西夏討逆師出無功島夷大入朝鮮睥睨勃海逃在草莽殷憂什倍杞人安危則國老在焉無庸過計宰公待俎爲政折衝謂何藉令出民水火置之寧居觧民

倒懸與之更始則未死之日皆再生之年也丙戌三山之別屬丁南羽作繪事周公瑕作行書歸吳則裝潢已成內之篋笥近檢故櫝謹紹介奏之往得聞名于江夏郭太史公居然天下士也高跱東觀則此其人訃必習宰公相與莫逆茲不遑專布幸致嚮往之私

戚郎君

令先公墓文老夫固當爲役屬喪仲氏服朞喪且輯舊業授梓人定宗盟譜近屬奄忽踰歲始得爲志爲銘爲祭文爲輓歌爲緜歌累五千言挾日乃就邊隅

多事　郵典未加世無鍾期人琴亡矣藉第令仰秣惡用老馬爲哉疇昔形家者流大言無當公家鼎盛覆餗相仍彼其倒置之民轉禩爲祲未可知也玆當大事亟須慎之重之內則家難未夷外則國難未定老夫翹首東面獨致惓惓它日入薊門願募舊工即以此二卷入梓此中則登之集矣故劒安在庶幾得無恙乎有懷願言萬不及一

蕭宣州

令玆　富晨受計君侯以卓異特聞近則三輔遠則萬方聚然首舉即楚材如鄭君子遴合者三勝國補

氏趙張伊邇心竊嚮往紹介未遑龍博士君納履橋門猶之乎陸沉金馬留中封事侃侃乎骨鯁之風拓落一官三年不調則何以故方今建言者旅進彼皆鳳鳥乎哉惟此則爲昭明不佞惑滋甚矣要之重器不以章相而廢追琢修塗不以趦忽而廢崎嶇今之不祥則異日者之大祥也比來西叛東侵内外交作九重端拱三事蒙茸將將揃兵萬不得一且軍興無所出市井不可驅見卵求晨其何能及用事者皇皇吐握惄如調饑安得如君侯者其人文武具足即掛衆蔵敵易若𢌿象千雉宣城寧詎能息垂天之翼不

佞崦嵫之日也幾幾然望之季年課息子若子壻受經寧國縣民生周鼎遠來同師同學諸子以爲勉因而及不佞之門周生推少文萃萃本業蒙舉郡中高等迄今猶在民間昔以周益命名不佞易之曰鼎乃今督學使君未入行部跡無涉嫌及其省親不佞遣之躬致咫尺蓋爲長者將命亦弟子事也片牘無所緩頰惟閣人與進之

張少宗伯

聞　詔求舊人則宰公首議疇昔因人成事人言從之及閱薊遼罪狀較著在草莽者十數歲不免求疵

乃今重聽五年目眚復作五官已曠其二亟須飾巾待期幸得爲宰公鄉人相與莫逆古之加恩在休老國之大事在臨戎運籌帷幄之中決勝矢石之下無廁聾瞽萬一有談及國中者願宰公正言距之垂老之年即在事固當得謝況罪積而不可揜時過而不可驅策乎哉舍曰欲之而故爲之辭是人面而豕心者也天地將不覆載何論神人願宰公諒之

朱光祿

太保公故以隣國父母之尊視欵如娶頃不佞得侍同直油油然以子弟戚之相應相求不假聲氣爲也

往年道出宇下得覯韋氏玄成榜人遄行未布悃款亦既七年往矣聞公入司馬署則不佞以糠粃先揚既歷尚璽進光祿丞駸駸乎造羽九天之上不佞越在草莽竟絕境外交適陳令君入邑得太保公集習觀之令君以不佞受知日深屬以嚆矢不佞無能為役安能自絕長者間第謭陋不文猶之朱門葦蕭耳陳令君高材見忌竟從量移西出彭蠡而行追送弗及且入計期左未遑布狀自通茲聶令君還南陵乃拜尺一之辱申以世好疊疊數十百言夫蘭茝何取於申椒臭味同耳顧國香沐矣徒延溘露而甄蓬蒿

聞者以爲不芳不待嗅而掩鼻借曰勿弃寧足以充佩纕乎門下二令君背南海産重淵大澤富有夜光明公以天網該之即明璫無遺薦矣𤼵之人心不古令君竟坐此名以行千里之良羈于一蹶惟王良造父振之而鹵之尚方承恵渗衣藉以文繡倉卒無以爲報謹著之心不佞重聽者五年近復病視不任四方之事久矣犬馬亦幾垂老寧有他腸乃若社稷蒼生則明公在不佞不復能效子牟矣

聶南陵

寓内物産瓌竒宜莫如南海無論明珠翠羽珊瑚木

難羅浮牂牁之鉅麗發爲人文近之六七作者代興則皆希有之瑞不佞幸而一覩燦若寓目於尚方君侯之宰南陵相距僅十舍凡諸民譽亦既習聞茲始得君侯咫尺書何鉅麗也其光照乘其高倍尋諸作者難與抗衡退則避三舍矣不佞齒近桑榆身依草莽猶然不以爲惡草登之蕭艾而亟相求時昔有忘年交豈君侯有意於不佞茲固甚懃於將命矣長兒就江都肄業近報遘疾阽危不佞卜季秋四日舟行臨視之倘藉寵靈幸而無恙則自姑孰歸矣道出宇下瞻拜有期遂歷授餐敬謝腆幸新石刻四冊附伴

緘幸命存之

曾和州

僕三仕楚而吏跡起郡中釋郡餘三十年猶一瞬耳楚山漢水夢寐在焉迄今視郡人士若比隣奉鄉先生若近屬諸君子肫肫求舊去後見思要以對非不遺厚之至也僕自壬申去楚而君侯以丙子典當在郡時君侯猶汗血駒也及涖郡理出牧和陽淮泗之間一城若斗顧邦哉　陵寢悉賴股肱且事得專成政由特達穀蒲二瑞進埒桓圭新都相距七百里而遥父母孔邇聞五馬乘秋入境呫呫殊有喜心屬舍

弟錠以臨視暫歸茲單騎而趨宇下附之尺一不避通名合弟惟少文僅藉五官章服故受一廛居下賈廩廩自繩以故群大夫折節禮之恪守三尺無敢隕越僕有剞劂之役秋後將之秣陵鴻毛倘遇順風願相從九逵之上然未敢自必竢府命乃可即盟不腆另狀布之伏惟鑒入竟牘無長語

又

杪秋暴疾阽危幸而天放將命者授書枕上爽然若寤于洞庭疇昔從汗血得君侯宛在眉睫遂力疾彊起出見使者庭中旅擗錯陳義無可卻受而不報尚

胥嗣申倪倪神馳偃臥信宿顧日御苦短懼反報措
程口授季兒作尺一書草草陳謝楚材如雲如錦茲
從啟事一覘國步之工舊業梓于金陵故與君侯有
千里之約乃今病未能也從弟監生道會客廣陵爲
僕敦剞劂之役茲聞僕病計當趣歸僕自今寓書廣
陵令彼以褐衣見其人雅飭亦習詞章庶幾乎可代
乃兄耳石刻四楚侑椷

馮少司成

太史公出居州不佞討將季兒游門下既而　召入
既而出就成均季兒故籍諸生幸哉受業有地屬不

佞纍疾幾殆一息僅存自徂秋以及陽春妹無起色季兒依依湯藥跬步不離于時輿疾就醫出居子壻黃立朝里舍立朝毋弟立範並籍太學諸生立範幼孤迄今始得就業不佞蟄居轂食屏絕交游惟兹紹介可秉無寧自絕于長者遂力疾布狀屬此生特達之時事紛紛病夫不復入耳公自此駸駸當事百下億嚮若普門願公以天人師弘揔持法凡諸疾苦悉止吉祥庶幾乎五濁空明衆生極樂西極之化人在是矣病言如譫如夢怳怳不知所云餘在副封不腆另狀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騷一首

閔世

緊楚妃之婉孌兮洵曼睩而蛾眉艷朝日以揚華兮撫春陽而結縭夫既嫺姆教于公宮兮奉衿鞶而勿倍尸牖下之蘋蘩兮服盈要之蘭茝託行媒于青鳥兮申成命于瑶池降二姚以為理兮俔天妹而待期兮逆穆卜之吉占兮適春氷之未泮祓蘭室之金鋪兮梁桂舟于銀漢來長喙之一啄兮暮不知其所從羌

任耳之先入兮豈靈脩之不聽朝夷光而夕嫫母兮
欻愛憎之遞代諒君心之靡他兮唯是雌黃其亡賴
謂國色爲蒙倛兮謂翩翩爲戚施椎脩能而不御兮
峩嫮節而標之彼省括無虛張兮一發而集于其睫
批余頰而充下陳兮寧詎排乎中闥俛磬折而拊躬
兮稅六珈之英英挽鹿車以即長路兮舍魚軒之轔
轔保傅倀其何之兮顲旻天而不應醜夷忳其自失
兮指望舒以爲正覽德輝而下千仞兮是夫以爲不
祥儀昭明以瑞世兮又孰知其逢殃緬高唐之容裔
兮乘朝陽而出岫翔漢澨之逍遙兮解雜佩而親授

豈貞者不必字兮將字者不必貞揆女德其若茲兮膚詎遵夫典刑竇燕石以櫝藏兮非周客其孰辨概荆山之滅趾兮雖和氏其猶不免天心寧厭南土兮先汨羅而後長沙吾猶及此恢恢兮幸吾生之有涯思夫君未敢言兮望九閽而太息願嗣娃娰之微音兮吾何憾之敢釋少歌曰惟司命之難諶兮長顑頷亦何憂慨夷庚之反側兮後來者安能爲謀倡曰理直兮媒良哀時命兮不當躬不閱兮勿恤心如結兮難忘寧從宓妃兮赴洛寧招宋子兮由房願君祭其無罪將徙倚兮故鄉亂曰已焉哉嫣汭洽陽不可作

兮莊后淸人遐哉邈兮入宮見妬孰忖度兮藐茲幼艾其將焉託兮豈伊一人世道浸以薄兮女史司箴儆先覺兮荃寧爲瞶毋自矐兮哆口橫流僉可鑠兮

古樂府

畊田歌

朝日瞰照東門樹鳴鳩山出雲谷風自南來吹我犢鼻褌我畊我稼伐鼓鼕鼕

卒我比耦祀我先農汙尊玄酒稽首乎泥中願言三時無害穰穰露積如墉

田畯施施周視公私纍纍婦子餉東菑炊黍爲糜烹

伏雌二三田父前致辭僕夫毋乃飢
我蒔我苗我輸我徭我亦有家何哉帝堯

老人行

日上扶桑照我海陽堂上有宓子堂下有彥方海陽
百里有稻有粱有籧有篚宓子不下堂誰其平章
日出杲杲照我原上艸我有不平籲天自禱對獄吏
何爲願之乎三老
泰山可伐滄海可湮老人拳三尺廩廩直如弦但得
片言何用黃金千
里有春社有鼓鄉里小兒歌且舞願得三老百斯年

相我召父及杜毋

五岳詩

王者東封七十有二爰覲諸侯方伯首事俯閱渤澥
高揖崑崙天孫夔龔惟丈人尊
聖主嚮明面兹衡岳舜狩禹鐫軫替轢霍神降于楚
左史左徒昔藏二酉今啓郢都
揭二室兮跱土中覽九州兮閞鴻濛君馮軾兮歷漢
宮招王子兮緱氏東誰其主兮浮丘翁
標二華兮西清直以方兮削成蓮千葉兮叢生
盼流沙兮禮金仙肇無始兮歷大千奉白帝兮相周

旋

蟠桃行

蟠桃行古水調歌也君佚古公典鄒三稔太夫人涂居粱山秋殷宵中爲七十二初度君佚乃命良史作繪事授典婦功繡蟠桃圖西望白雲而祝之宛在子舍則以不佞系出越國庚幾乎工越吟乃按樂府作水調歌凡七

解

蟠桃何纍纍渥丹艷朝日　蟠桃何纍纍渥丹艷朝日

其陽峙東溟其陰芘西極三千年華三千年實射扶

桑封斷石桑瓊英孕金液肩穆天餉太乙瑶臺峻而安瑶池清且激群靈望靡佗一齒生羽翼歌以言之渥丹豔朝日

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西極真人居五城十二樓亭亭西王母伐洗巳三周綽約氷雪姿居然天帝儔婀娜五銖衣鸞輿駕金牛上元啓微音飛瓊揚清謳入破童雙成羽衣風翠翠湲汎激頹波周澤亘千秋歌以言之五城十二樓

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誰爲采真游云是歲星精滑稽調人主金馬但藏名郎潛甘執戟拓落良自輕

方其在雎盱仙骨業已成碩果三掇之刀圭何足嘗
後天凋日月壽與金母并歌以言之云是歲星精
昔爲白雲謡今降明光殿昔爲白雲謡今降明光殿
青鳥從西來流沙如匹練仙仙漢武才太上東回面
帝所駕雌霓皇居繞飛電投之以木桃惡用瓊瑤薦
願歷三大千滄桑遞隱見歌以言之今降明光殿
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梁山數千仞咫尺白帝宮
丹穴鳳將雛佳哉氣欝葱其二羞琅玕其一批鴻濛
么鳳綠爲衣𣪊音自雝雝豈無象服鮮所貴仙靈通
三色爲醴六氣爲饔玉𧕛爲加豆臛唐爲擊鐘飱叢

桂之湛露汎崇蘭之光風歌以言之咫尺白帝宮
惠風從閶闔帝賚我新都惠風從閶闔帝賚我新都
三十尚書郎四十郡大夫寧辭積薪下材美待所須
鞅掌二千石斑衣孰爲娛倚閭日夕望五馬盛車徒
勿謂三公侈何如一日愉歌以言之帝賚我新都
萊色起遺吐今茲大有年萊色起遺吐今茲大有年
府君釋恫瘝西望心旌懸當戶代起居歸橐餘太玄
高堂神愈王諼草露娟娟游子以忘憂甘棠任周旋
六珈三錫命黃髮復嬋媛試問人間世寧輸鶴上仙
歌以言之今茲大有年

鐃歌十曲 有引

元戎戚公入閩盖三平虜矣閩人尸而祝之歌而誦之眅眅在人耳目今茲之役則以孤軍而破虜萬衆其功視昔愈竒博士弟子黄生天全客元戎所於其飲至作鐃歌十曲侑之

石馬岡塞草黄烏夷如蟻戈如霜孤城岌岌禍叵量將軍赫然怒灑淚誓戎行伊余有事在疆場愿與六白貔俱存亡朔風動地吹沙場卷甲宵馳石馬岡

右石馬岡

戰城南搗連營蠢尔倭奴方打城將軍從天下軍聲如雷霹招摇焯燿豨㲉震驚三面崩潰萬姓歡迎誰不曰吁嗟乎戚父我生

右戰城南

安海危命如絲窮寇併力幾不支潜師入援誰則知神許發黠虜摧戚虎何爲復在兹並日未得食飢吻將安施

右安海

嗟彼高浦蕞爾土慼賊突來今爲虜朝飛羽書夕聞鉦鼓將軍之師真將雨雨霈氛銷烝人胥宇

右高浦

苧溪之涯維石嶔崎營壁壘樹旌旗賊避三舍莫敢窺賊不得食我且炊猶驚遠遁熊虎馳天聲震動苧溪之涯

右苧溪之涯

菀菀深青毒霧冥冥我師宵發賊胡敢以寧霧樹開伏甲起前驅狼蹌悉奔徙還係累芟豺兕歸來何曾遺一矢

右菀菀深青

漳浦湯湯列陣堂堂賊失勢我軍張上將鷹揚鋒蝟

而斧螗右翦左屠群兇殄僵露布星馳奏未央炎炎
勲伐震遐荒

右漳浦湯湯

仲春振旅英風翔童兒竹馬迎道旁一月三捷往績
煇煌今茲黠虜鷙立鴟張我憂忘寐竟夕廻腸經時
野次爲公霑裳鯨鯢盡海邦康廟圖形容以綸以嘗

右仲春振旅

將進酒公樂否虜狎我疆使我心忉藉公之威既馘
既踣黎民蘇餘孽走父老遮馬行壺漿獻馬首謳歌
載道公樂否

右將進酒

閩海澄清風塵不驚誰與爾爭名我稷我社維我干城猶曰我何功哉惟　帝之明顧言畢力以庶幾太平

右閩海澄清

鐃歌五闋

軍禮諭最者凱則歌鐃巳丑縣大夫丁元父入朝舉卓異第一比還縣諸父老挈壺漿迎之萬歲山于是左司馬作鐃歌凡五闋

帝御明堂受成萬邦誰其擅場時維海陽帝曰都尔

太宰琬首加旒四海朱鷺飛飛君侯來歸父老依依婦子嬉嬉明明　天子垂衮衣千秋萬歲享巍巍

右朱鷺

君侯昔行邁氷雪擁道周朝車未及稅二麥已先秋人言長安結客游紛紛金穴競相求君侯垂槖入神州長揖高門一敝裘璽書襃美首康侯泉府授繻懸驪頭遠如期還故土擊壤遺民歌且儛

右遠如期

揭歸來臨高臺兒童竹馬古城隈父老謳謌保障哉君侯前席坐相恤萬里君門今咫尺獻捷皖城桴鼓

息願稅鶡冠俱積鼻斗米百錢猶菜色願天願足烝民粒父老前致辭九重當宸三無私歸我父毋拊我流離上有滄浪天下有漸江水得君一日留五稔寧勝此

右臨高臺

荷壺漿迎馬首願言援北斗爲君千萬壽漢家張燕柏梁臺孚夫行炙舞馬銜杯海腸百里淳風廻令如標枝民無懷君侯稽首下蓬萊小臣何以荅消埃路脩阻君勞苦一飲一釂君莫辭千古甘棠今在茲

右將進酒

雉斑斑雊田間兩岐拍浪離哉翻大麥登場小麥熟
誰其藝麥望吾腹君從天門懷鄗屋單車來下一何
速西牧獻雉白為章疇昔鶴鶴今煌煌覽德重來千
仞翔相將振羽鳴朝陽

右雉子班

四言詩二十六首

上　襄王詩　有序

往其居郡幸得當　莊王乃今復入部中
今王立王年少象　莊王賢其竊竊吾之賦
詩十二章以為　王壽其辭曰

於昭　烈祖駿惠無疆乃建萬國諸姬漢陽推賢惟獻俾社于襄胙兹赤土殿我南邦其一　亦越　英皇六帝左次皇皇靡寧夙問官事國步未康疇安冢嗣厥有裏言敬共不二其二　帝曰叔父嬀美周公嘉猷入告以保朕躬出入三覲肅肅雍雍載在勳府揚休無窮其三　施及　莊王脩獻之德恭敬溫文媚于典則精白一心以刑有國卓爾中興匪茲弗克其四　拊身下士遐邇承息華裾文履路寢應門延以廣坐酌以上尊寡君其此有酒如澠其五　伊余無良待罪守土敢須臾不羈作賓王所屢惟豐年方物蕃廡宛在高

陽式歌且舞其六　亦既五稔自丁迄辛薄言受脤援
甲于行轉戰千里夷方以平王心則豫懷我好音其七
我歸自南覩此南岳漢水方城其將安屬英英嗣王
洵美如玉爰始勝衣纘乃考服其八　獻莊舊德民用
弗諼　皇祖有訓奉以周旋出就良士入聞讜言靡
昃使佞弗侍于前其九　良士讜言臭如芳草于孫黎
民慎尔式保相彼樹茁亦既堅好願言務滋胡不壽
考其十　猥余不佞從事舊邦君子覯止我心則降偉
哉六尺具體　先王人亦有言不愆不忘其十一　紛彼
芻蕘聖人有擇瞬火何爲皦于白日番番武公有懷

夕惕是用作歌告之司直其十二

題葉世母卷

君子于行胡然不保我躬靡他母也貞好其一叔姒云殂其子呱呱曷飲曷食母也拮据其二子歸子家莪莪莪頹弁胡不期顧母也聖善其三

高禖之什

高禖祈燕翼也在禮玄鳥至則祀高禖昔受命而生商祈者皆用此

玄鳥于飛集于樛木君子齋明葱珩蒼玉何以祀之犧牛用告何以佩之形弓有韣賚我思成以似以續

其一 春日祁祁玄鳥于飛君子齋明洵美令儀明德既馨享用純犧高禖來格則莫不宜宜百斯男尔翼尔貽其二 百靈居歆授以弧矢居然有身既受帝祉凡我股肱有橋有梓桓桓圻父亦既勞止乎之翼之雎鳩伊始其三 桓桓圻父宣力四方入秉邦政四裔來王廼睠天顧卷衣煌煌宗公惠尔載錫維璋若玦之生左右陶唐其四 申錫有加施及臣庶亦既蕃孳亦既生聚享我升平烝嘗用飫率履康衢伊耆可遇帝曰烝哉臣隣多助錫尔土田阜我胤祚其五

嚴瀨之什

嚴瀨贈君子也龍君御胥會嚴陵比日有賦將發而命不佞其何以贈遠人更賦四言用

代贊史

濺濺嚴瀨泯泯春流胡爲中路挾日夷猶我有良友屛跡東甌有如尺蠖雷奮天游相彼黃鳥出谷相求死生契闊道路阻脩我有斗酒酌之道周願申繾綣寫我離憂其一伯氏蔵棐仲氏支離胥命千里自遠如期乃命舟子乗彼流凘春作祁寒仍聞怨咨解我狐白薄言衣之來日苦短良時在茲五秋一睽寧不介思其二瞻彼上林良材千數上宿重光下芘千畆

清廟明堂藉茲國手爰及斧斤豈無樗朽尔抱盤根
移之部婁勿絜短長勿程好醜樹梓山陰願言頻首
其三
煌煌東觀國實充庭宮牆伊邇博士橫經鼓徵
國子示以儀刑爾操功令風偃如泠司存尸祝不代
庖丁子雲寂寞卒業玄亭雀羅在戶晝日可扃 其四
芻狗既陳其神不王腐鼠先投其膏勿餉既薄紛華
厥有嘉尚金馬陸沉伊人何讓其書五車其席函丈
位卑道尊可則可象衆雌爾雄萬夫之望 其五
贈芝
爲車孰輔其輹贈桂爲舟孰刳其木居者屏營行者
躑躅幸托晨風翩翩相屬浮雲紛披縈我心曲朱絃

一彈絃急柱促顧結成言矢以忠告柱下玄同被褐懷玉其六

五言古詩四十三首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煌煌盛威儀崔嵬切雲冠佩玉光陸離自云鄭子真來自木蘭陂出門肅客入驩然故所知豈無生死交離合詎有期君食青琅玕五采何葳蕤我猶饜腐鼠口實甘如飴感君念疇昔覽德下潛離

其二

疇昔多交游于今成契闊日月逝不居寧論弦與筈

擾擾失朱顏悠悠生白髮云胡十載間烽火起天末
居人脩戈矛使者衣裋褐進退屬艱虞出處任乾沒
翻然撫昔游吏情何曠達相對各歔欷晤言至明發

其三

明發心不懌執手河梁行平生韓與李掉臂俱逃名
伊余識不早猶著縵胡纓薄言奮鉛刀何由戮長鯨
之子服干將開匣風雨鳴俯俔滄海間俠氣未能平
曹劌非自謀田單非自營願保父毋邦千秋著令聲

其四

聲利五陵豪發身自刀布朝拜羽林郎夕封千萬戶

高車帶傾危長安多狹路逐逐奔毗子行行無郤步桃李下成蹊一旦先霜露豈云天道遠寒暑愆其度余何歎積薪君勿辭方杜願託不肖軀永保金石固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吳王擢勁越談笑釋窮囚殊色恣所欲巧言競相投長驅薄海岱執耳盟諸侯敵國盡西來姑蘇麋鹿游豈無良股肱宿昔攖鐲鏤已矣國無人誰其殉主憂

其二

東海將時慼盱睢待其時三江足組練一旅安所之何物彼姝子賢于神武師輕身入吳宮褒妲復在茲

一笑褫王魄再笑陳王尸翩翩士女俠匕首雙蛾眉
咄嗟徐夫人千金徒尔爲

其三

行人羈旅臣借資復故楚宿怨業巳脩微軀何足數
援枹破會稽勾踐甘爨鼓纔巧乃見親君心月已蠱
國恩良不背安得歸琢堵抉目懸吴門甘心赴江滸
須臾國事去佞幸皆爲虜利口覆邦家厥言飼豺虎

其四

反間入吴閶俘囚幸不死伊誰脩戈矛相國鴟夷子
一舉襲江東離宮夷故址歸來泛扁舟去去從此始

富貴有危機完名不受訾良哉大夫種精白𦕅青史

或恐遇九原因之顙有泚

送江民瑛之任江西按察

志士愛景光良時倏已暮所願儻獲伸寧復悲末路

桃李下成蹊一旦先霜露空谷有秋蘭秀色紛可慕

以茲悟物情行行安所遇

其二

籍籍當世士翩翩起蓬蒿臨岐策高足躑躅亦已勞

出門既遇合推轂皆吾曹片言一以重三事將焉逃

如何忘久要棄此若弁髦乃知今毗子逐逐徒名高

其三

高車惠文冠　君恩一何厚致身三十年奄忽成白首俠少自紛紛談天辯有口公車朝上書相印夕懸肘夫子避豪賢逡巡大夫後譬彼列星明升沉依北斗

其四

北極何寥廓恢恢天網疎云胡刀筆吏日事城旦書河梁星在留況乃吞舟魚　帝澤豈不周顧天開比閭伊昔州縣間蕭然囹圄虛贈君貂襜褕去去勿躊躇江介多氷雪來蘇望使車

寶劒篇時客延平贈余德甫

劒客何翩翩來自豐城鄉腰下雙飛龍宛轉千金裝開函出秋水百步舒其光持之報知己良以比干將樓船久無功妖氛殊未央詔開横海營募士少年場豈無雙吳鉤誰能當鴈行丈夫重意氣所貴在勤王床頭風雨鳴中夜起徬徨逝將決浮雲一顧傾扶桑坐見天吳滅肯使海波揚明發度延津鮫人何張皇殷勤謝劒客愼爾櫝中藏

浮海篇

伊余耽物役睥睨盡神州逝將從汗漫聊為方外遊

陽侯導我前天吳負行舟朝望碣石宮夕指赤水流
一息三萬里南極何悠悠日月互吞吐乾坤任沉浮
俯仰但一氣決背無滄洲明河自此通天路庶可求
儻遇尋源使從之問斗牛

游西塔寺夜夢沙門乞詩修供甚肅余辭之力
覺而賦之

我昔何所夢齋居謝人徒緇衣者誰子逡巡當坐隅
供我檀那香侑我甘露壺自云給孤園幸與空王俱
夜聞朝肅客除道羣靈趨所貴雕龍技匪伊金虎符
儼然出車騎風雨爲前驅高談竟白日嚴警不須臾

十方忽慘淡萬象俱糢糊空王授我簡傚惠子大夫
安得五色絲綴此牟尼珠彌天放光明終古照毗盧
長揖謝緇衣去去勿踟躕我聞不二義壹禀於虛無
舉指指非一喻月月自殊寧知赤水濱象罔得所須
諸天如有問願言效區區

聞災二首

海上三神山居然萬古浮越裳歲入貢秦使日相求
比者妖氛作鯨鯢薄神州尚方出斧鉞大將親甲鍪
崔嵬京觀封辟易弱水流太平欣有象　帝力靡不
周倏忽參當夕攝提指孟陬天風動南極中夜山鬼

愁若木搖盤根方壺蕩虛舟居人紛號咷高臥失飧禂馮相移書至伊誰坐此尤四境百不治三事一不脩賜履自殊恩肉食非遠謀顧我素餐臣良爲后土羞願以丹書坐勿以蒼生仇

其二

我本巖穴人渠渠當夏屋堂上擁翠旄堂下陳丹轂君恩豈不優昌被失初服編戶寒無衣糟糠不充腹輿臺厭綺紈廐馬有餘粟　主上幸見容鬼神方側目七仞結榱題重門列房箙誰其宜此居吉甫或方叔乘軒惡用鶴刻鵠惡用鶩赬顏動祝融盛怒憑四

祿十畝繚周垣燎原一何速生平書五車汨龍訖其
數幸有千將存悲鳴在故櫝自知居下流鼎鑊終莫
贖但保不肖軀寧效窮途哭

聞警二首

大鄣控名都自昔稱天府　聖主御明堂干戈戢南
土云胡惡少年安自投罪罟望屋給餱糧揭竿分部
伍時來競操刀時去甘纍鼓所至無誰何橫行失眾
阻傳聞喪材官接戰曾未覩壯士三百人一朝飼豺
虎宗祊破趙孟禮樂蹂鄒魯當事謀未工游魂勇可
賈豈無六郡豪孰秉中軍羽乳臭起談兵紛紛何足

數薄言叩　帝閽甸服隷三輔詔發神武師亟須滅
此虜

其二

何物霍冠軍英聲傾上都無家不遑問志在滅匈奴
羽書昨日至故國事戈殳盜跖甘人肉東陵恣睢盱
僵屍下飢鳶要路當封狐城郭廢自保丘園亦何辜
嚋能衛父母況復完妻孥薪木依環堵千章幸未蕪
瓦全信眞宰壘守非良圖輾轉至明發有懷天一隅
此邦災洊至從事日多虞丁壯煩期會瘠瘓困轉輸
殷憂不可掇內顧何爲乎毋以丈夫志而爲兒女徒

乃知古烈士嘆嗟悲世儒

冬日雜詩爲仲氏作

南州寒氣至氷澤亦磷磷踟躕望四野宿莽紛無垠萬物豈終藏因之布陽春乃知造化樞啓閉恒相因吾道亦龍虵乘時以屈伸籍籍東方朔金馬何嶙峋當其在草野三冬足討論如何棄盛年兀兀甘沉淪

其二

憶昔平津第招邀五陵豪絃歌中夜發四坐焚蘭膏君恩忽已去堂上生蓬蒿何物揚子雲冥棲避市曹閉門𤯝著書夙夜空爾勞致身苦無術身後名逾高

聘彼繁華子九鳴輕鴻毛

其三

北風度寒谷百草歸隕霜偉哉鄒氏子吹律召青陽
昔者炎精缺千秋大雅亡未路迫崦嵫誰其見扶桑
大明麗中天關路遥相望先登奮一呼部曲遂張皇
顧我徒完士願言從鴈行

其四

郢人歌下里傾耳相追隨曲高和彌寡白雪亦何爲
聖主興文治良材赴昌期不獨崇明德譚言亦復奇
恢恢羅廣莫耿耿窮希夷聞者輒響應英聲薄四垂

曾史皆下乘方駕皐與夔伊余事雕蟲往往倍明時
同懷二三子况復天一涯仲氏多苦心庭下自吹箎
歲寒願相保失路寧足悲

烈女詩

夫君嘗尸子䄡褓委玄黃妾若向陽翅東西永相望
云胡氷未泮大海摧扶桑生當誓白日死當殉黃壤
所親不識察衆口紛如簧一與從鴻毛安能復迴翔
抗顔別父母飲泣理衣裳慷慨臨君穴捐軀同歸藏
人生若朝露逝矣無彰殤寧爲蘭與芷溘死有餘芳
毋爲桃李華灼灼徒春陽

棲霞寺珍珠泉

慧公霞上居兆萃分半畝卓錫得流泉靈源出林藪
盈盈定水明纍纍玄珠走混沌自此開象罔復何有
上方香積廚甘露時在口聽經雜鮫人抱甕適鄉叟
伊余消渴深天布重回首一歃倘相容願言援北斗

仲子避地海陽夜夢謫仙見過衣冠瀟灑頎白
美鬚振衣盤旋若有所授既寤偶仲子作詩記
之

詩亡千載後大雅復在茲操觚抗萬乘放逐直吾師
其人骨已朽嗟嗟不同時高義薄雲漢世儒匪所思

何物魯狂生蘧蘧夢見之䰟梧七尺身青海珊瑚枝
美資一何粲秀色無瑕疵玄晃自崔嵬羽衣森參差
凌風登高堂玉樹發華滋翩翩雙袖舉色授心所私
之子未聞道哆口喜稱詩五味充君庖誰其辨淄澠
退然起避席屈首前致辭竊效任公釣徒懷獨繭絲

古意贈方敬之二首

相如困西蜀四壁一何貧詞賦豈不工居然異代人
公孫不稱旨白首東海濱胡爲牧豬兒一旦侯平津
丈夫未遇合尺蠖詎能伸傳以垂天翼高飛薄秋旻
大材當晚收疇昔多沉淪良時信在茲寧復甘下陳

其二

薊北有高臺千金購虛名望諸居上客什二下齊城燕市多酒徒誰其辨荊卿斯人何足數俠節庶已明聖主正南面孶孶輿太平旁求及艸莽比屋羅弓旌之子策高足煌煌京洛行一談傾碣石堅白豈能鳴異日公車召願言聞蒼生

贈陳仲魚

何物都人士翩翩上太常公孫策不收牧豕歸海陽載贄入空谷摳衣問楚狂五車不足輦三物徒張皇龍馬始輿文丘墳斯濫觴紛紛百家言里耳多笙簧

郢曲競新聲巴人何洋洋遂令千載下折節班與揚
夫子秉高尚甘心避陶唐鴻濛既已遇何以開雲將
四問四不知避席起徬徨有口非至德願言聞彼蒼

題黃氏家藏卷

長松何謖謖十仞高無枝須蓋結青雲繁陰復在玆
避秦豈不偉好爵安可縻采苓供服食千歳以爲期

其二

有美渭川上徘徊步修林林中月如水蘋藻相浮沉
冉冉青琅玕珊珊雜佩音美人隔湘水遺跡詎能尋

其三

凛凛歲云杪江皐亦已芳嚴寒有本性貞白揚輝光
萬物避先登居然獨擅場采之遺遠音薌澤在衣裳

湖上送黃全之還閩

班生負意氣載筆勒燕然車騎豈不偉才高受其愆
伊人衣逢掖書記何翩翩上將入羽林嘉賓自喧闐
河梁一執手掉臂歸海壖長鋏不足彈希音庶可傳
願言守蓬戶擘壤終餘年有馬將圖南高飛摩蒼天
紛紛鳩與鷃只尺徒蹁躚

孤憤詩

憶昔從司馬稱兵事九夷弓旌下白屋食客何逶迤

伊余釋蓬掖劒佩光陸離四坐竟虛左片言恥借資
豈無千金士折節心所私傳檄定東南壹由神武師

其二

東南亂無象戰士胥淪亡誰其振軍聲使者繡衣郎
一舉摧勁虜王師遂張皇崇朝授簡書秉鉞親戎行
反間入彼軍纍纍繫名王逝將殄窮髮肯使海波揚
京觀高百尺南國仍金湯

其三

先帝睠南顧司馬奏膚功帶礪誓山河金貂齒上公
豐澤不盈眦流言遽從東行行歸故里去去弢良弓

危梲一以發吏議紛雷同聽直咫尺間　君門高九重屈首即長夜呼天良可恫故山一抔土宿草無春風

其四

春風破桃李疇昔盛平津榮華一朝歇掉臂無相親昔爲平生驩今爲行路人更名脫虎口況乃批龍鱗悠悠市道交咄唶勿復陳

其五

陳辭叩　天閽氣結不得語傷心草莽間臥病夫容渚俛仰歷三秋屏營事行旅淸流彌桂櫂中夜懷椒

精明發入空山高天忽風雨

其六

風雨何方來浪浪霑我襟公其游帝鄉乘雲翱故林
死生成契闊天地高且深一哭徹重泉再哭結重陰
何以報知己盈盈徑寸心

其七

寸心何所施天命詎有常冥冥泉下室安得皦日光
伊昔百戰功願言著旂常麄栢亦已矣衆口猶雌黃
長跽歌德音申言慨以慷一歌再三歎嗚咽不成章
天末起悲風蕭蕭吹白楊招魂竟何之吾欲問巫陽

病起聽許太初彈琴

君彈彈七發我歌歌七哀少歌可當哭五內爲之摧君爲拭龍脣愁雲黯不開一彈木葉下再彈風雨來中曲激清商秋氣正悲哉坐客起彷徨行人立徘徊群翔逝不集六馬俱㕒隤曲終忽變徵木末霜皚皚慎爾勿輕彈高秋已落梅

嶽頂

肅皇昔升中玄時茲託始撒屐尃太清丹梯窮太紫吾儕共攀躋高坐探溟涬特宕雙雲門名都三天子南衡差及肩東岱僅方趾俯視曜靈生冥傻混沌死

神遊欲御風天語時在耳行樂澹忘歸歸來路或枳

題劉阮天台圖

行行陟華頂采采餌金光娜娜赤城霞姍姍綷綃裳
彼姝閑令儀問客來何方洞口碧桃花迎人天路傍
願言結不解雜佩聊相將旋踵披蒙茸云胡歸路長
去日亦已遠有懷那可忘扱衽復從之岐路終亡羊
何如任標枝傺然捐衆芳俛仰若乘風逍遥度石梁

道中聞霽寰先生入楚消息志喜一首

九皐雙鳴鶴唱和求其曹豈無鶩與鴇翩翩飛各異巢
伊余事行役南國脩戈矛馬上多秋風僕夫亦已勞

吾師戒車徒飛檄來江皋周道何阻脩引領望旌旄
悠悠行路人而我得所遭昔別歷五秋今來見二毛
人生會面難安得同遊遨願言布腹心良以解鬱陶

再呈霽寰先生

饑鳶嚇腐鼠甘心彼所覗鵷雛起千仞志在青琅玕
涉世固多術致身良不難朝披逢掖衣夕著惠文冠
夫子挾風雲乘時振羽翰云胡三十年猶在岐路間
東海未稅甲中原復守關杞人抱殷憂拊髀起長歎
有虞浴岳牧萬世稱治安幸哉覯良時勉矣且加餐

太函集卷之一百七